



##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February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5年2月6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代行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职务时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依照第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a)段，随函附上第1526(2004)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三十五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行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职务

傅聪(签名)



2024 年 12 月 30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

因此，我根据第 2734(2024)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三十五次全面报告。监测组在编写报告时考虑了截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收到的资料。我还要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科林·史密斯(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2734(2024)号决议提交的第三十五次报告

### 摘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QDe.115, 下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QDe.004)及其附属团体仍然有韧性, 能够适应外部反恐压力。他们构成的威胁仍然没有减少。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领导人 Abu Hafs al-Hashimi al-Qurashi 的身份不明。一些会员国越来越相信 al-Qurashi 就是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头目 Abdul Qadir Mumin, 但其他会员国继续表示怀疑。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武装团体联盟于 12 月 8 日占领了大马士革。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沙姆解放组织(QDe.137)发挥了牵头作用, 尽管其他被列名和未被列名的实体也参与其中。有人担心, 先进武器的储存没有安全保障, 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达伊沙)可能试图利用当前的不确定性。

叙利亚巴迪亚继续充当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外行动规划中心, 仍然是其活动的关键地区。

据评估,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 QDe.161)构成最大的区域外恐怖主义威胁。它正在积极寻求从中亚国家招募人员。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更加关注非洲各地区的趋势仍在继续。西非的袭击次数仍然很多,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QDe.159)和大撒哈拉伊黎伊斯兰国(QDe.163)扩大了行动区。

赛义夫·阿德尔(QDi.001)被广泛认为是基地组织事实上的全球领导人, 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试图利用加沙和以色列的冲突。基地组织保持着对外行动的野心。

目录

|                                                 | 页次 |
|-------------------------------------------------|----|
|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                             | 5  |
| 二. 区域动态 .....                                   | 6  |
| A. 非洲 .....                                     | 6  |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                                | 11 |
| C. 阿拉伯半岛 .....                                  | 14 |
| D. 欧洲 .....                                     | 15 |
| E. 亚洲 .....                                     | 16 |
| 三. 影响评估 .....                                   | 20 |
|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 | 20 |
|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                 | 21 |
|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   | 21 |
|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                                | 22 |
| A. 旅行禁令 .....                                   | 22 |
| B. 资产冻结 .....                                   | 23 |
| C. 武器禁运 .....                                   | 23 |
| 五. 建议 .....                                     | 24 |
|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                              | 25 |

## 一. 威胁概况及其演变情况

1.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仍有韧性，能够适应外部反恐压力。在不那么集中的组织结构的助力下，它们构成的威胁仍然没有减少。宣传工作仍然以多种语言广泛开展，经常试图利用中东事件吸引新兵、吸引更多资源。
2. 对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总领导人 Abu Hafs al-Hashimi al-Qurashi 的身份，各方仍有各种看法(见 [S/2024/556](#)，第 49 段)。一些会员国越来越相信，al-Qurashi 就是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头目 Abdul Qadir Mumin(索马里人，未列名)。如果情况属实，这可能意味着有意转向更加分散的行动结构，远离核心冲突区。
3. Abdallah Makki Mosleh al-Rafi'i(别名 Abu Khadija，伊拉克人，未列名)仍然负责 Al-Ard al-Mubarakah 和 Bilad al-Rafidayn 办事处，覆盖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更广泛的黎凡特。在非洲，只有两个办事处在活动：Al-Furqan 和 Al-Karrar，后者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一个主要金融中心。Al-Siddiq 办事处除了以前在亚洲的职责外，还承担了对高加索地区的监督。一些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各省总局的职能已移交其授权委员会。
4. 基地组织仍然没有正式承认其前领导人 Aiman al-Zawahiri(QDi.006)的死亡，也没有宣布继任者。人们普遍认为赛义夫·阿德尔是事实上的全球领导人，但据报道，他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sup>1</sup>限制了他的影响力。他用不同的化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利用加沙和以色列的冲突，并鼓动其追随者在世界各地发动袭击。虽然他发出的信息似乎没有引起共鸣，但基地组织对外行动的野心依然很大，而且可能还在增加。
5.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个武装团体联盟于 12 月 8 日占领大马士革，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政府。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沙姆解放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其他被列名和未被列名的实体也参与其中。大马士革局势保持稳定。有人担心，先进武器的储存现在可能没有安全保障，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达伊沙)可能试图利用当前的不确定性。叙利亚巴迪亚继续充当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外行动规划中心，仍然是其活动的关键地区。
6. 在伊拉克，政府反恐行动的快节奏导致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约一半高层领导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8 月份，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副头目和其他 13 人被杀。面对这种压力，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能否补充其作战人员和资源仍有待观察。
7. 尽管阿富汗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和区域各国做出了努力，但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构成了最大的区域外恐怖主义威胁。除了针对阿富汗事实上的管

<sup>1</sup> 另一个会员国否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有任何基地组织人员。

辖当局以及少数宗教和族裔群体的袭击外，其支持者还发动了远至欧洲的袭击。它正在积极寻求从中亚国家招募人员。

8. 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更加关注非洲各地区的趋势仍在继续。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继续构成更大的区域威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都发动了大量袭击。双方继续稳步扩大各自的控制范围。“伊斯兰国西非省”(QDe.162)和“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仍活跃在乍得湖流域。

9. 会员国继续注意到武器组件 3D 打印和人工智能实验等先进技术的普及。恐怖主义团体使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年轻人的招募和激进化造成特别的风险，包括进行更有针对性和量身定制的宣传。一些会员国还指出，被激进化者的平均年龄似乎越来越低。

## 二. 区域动态

### A. 非洲

#### 西非

10. 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延续了以前观察到的趋势。“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极其活跃，加强甚至扩大了它们在多个地区的行动领域。

11.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向南推进到几内亚湾国家和尼日尔边境。据观察，这些团体与各自的中央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与青年党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等基地组织其他附属团体的联系也越来越多。这些联系加强了他们的宣传能力，这也是他们投入大量精力的重点。作为萨赫勒地区暴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对安全部队、当地民兵和外国辅助人员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2.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扩张使其能够将招募基地扩大到传统的富拉尼族和图阿雷格族据点之外，包括班巴拉族等其他族裔群体，从而增强其军事能力并将新群体纳入其阵营。这种整合是其将自己定位为重要地方行为体的政治战略的核心。但这可能会削弱该团体的内部凝聚力，并带来治理方面的挑战。

13. 为此，“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将其宣传重点放在维护边缘化人群和虐待行为受害者上，经常发布视频，强调安全部队和辅助人员的虐待行为，以使其言论合法化。与此同时，它继续沿主要道路进行暴力袭击，以孤立战略地点，并增加对各国首都的压力。

14. 在马里北部，尽管在城市中心开展了安全行动，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加强了其地位，特别是在马里武装部队未控制的农村地区加强其地位，经常参与准国家活动。虽然它与其他反叛团体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当局并抵制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但尚未达成正式协议。

15. 在马里东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继续阻止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推进。尽管两个团体之间正在进行非正式的休战，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积极寻求限制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领土扩张。在西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卡伊大区以及与几内亚接壤的西南边境推进。

16. 在马里中部，“马西纳省”(未列名，前称马西纳解放阵线)仍然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主要战斗力量及其暴力工具。它采用了一系列战术，包括骚扰袭击、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对安全部队进行大规模袭击。该团体对多贡族群施加了巨大压力，以巩固其对该地区的控制。尽管在安全方面做出了努力，但“马西纳省”仍有能力袭击巴马科，将行动人员部署到马里西部，并加强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行动，一直延伸到布基纳法索。

17. 在布基纳法索，局势进一步恶化。一些“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活动发生在首都 50 公里范围内。安全行动，特别是空中行动，未能遏制这些活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靠近马里的西部地区、与科特迪瓦接壤的南部边境，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施加了巨大压力。在这些地区，附属团体伊斯兰辅士组织(未列名)和卡提巴-哈尼法(未列名)领导了对“保卫家园志愿者”等地方民兵的多次袭击。据称这些民兵虐待平民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宣传。

18. 此外，“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还利用其在布基纳法索东部的阵地来对抗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向尼日尔的扩张，推进到尼日尔领土并威胁到首都尼亚美。向南，“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活动扩展到贝宁、加纳和多哥。加纳没有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但贝宁和多哥北部边境沿线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会员国强调指出，布基纳法索南部集结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作战人员，作为在存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潜伏小组的几内亚湾国家开展行动的出发点。

19. 在贝宁，“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北部增加了向尼日利亚推进的压力，以激励黑非洲穆斯林守护者(安萨鲁，QDe.142)。这种合作可能会促进“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向尼日利亚扩张，在那里它可能会像在几内亚湾国家那样试图利用族群冲突。

20.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已被削弱，但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利用 Al-Furqan 的宣传来维持其行动。它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活动有所减缓，但仍然把重点放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边境地区，由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反恐行动的压力，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打算进一步向东扩张。对尼亚美东北部的新一轮攻击表明，它打算利用没有“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竞争的地区。它还加强了沿梅纳卡-塔瓦走廊到尼日利亚边境的后勤轴线。如果它继续向尼日利亚领土扩张，与伊斯兰国西非省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可以提高它的能力。

21. 在尼日利亚西北部，一个疑似隶属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组织(当地称其为“卢卡拉瓦”)的成员于 9 月在凯比州北部和索科托州西北部再次出现。“卢卡

拉瓦”最初于 2017 年从马里来到索科托州，是一个针对州内土匪的武装民团，但在 2022 年被尼日利亚安全部队驱逐。他们撤退到尼日尔，在 Birni-N’Konni 附近建立了一个后勤中心，在塔瓦大区的 Serma 建立了一个行动基地。

22. “卢卡拉瓦”由来自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的 200 多名作战人员组成。他们装备精良，有小武器和轻武器、爆炸物、用于监视的无人机以及卫星通信设备。据评估，他们发动了多次袭击，包括 7 月 13 日对守卫尼日尔多索州 Salkam 和 Tibiri 镇附近的中非-贝宁输油管线的士兵的袭击，以及 11 月 9 日对凯比州 Mera 村的袭击。

23. 伊斯兰国西非省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最活跃的附属团体。该团体的行动仅限于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和约贝州、尼日尔的迪法省和喀麦隆的极北大区。会员国注意到，由于持续的国家 and 区域反恐压力、资金不足以及与“博科圣地”的持续冲突，该组织无法将行动扩大到这些地区以外。

24.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领导层保持不变，多个会员国重申 Abu Bakr ibn Muhammad ibn Ali al-Mainuki(未列名)是伊黎伊斯兰国 Al-Furqan 区域办事处的负责人，Abu Musab al-Barnawi(未列名)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领导。一个会员国表示，al-Barnawi 也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25. 伊斯兰国西非省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萨赫勒和西非区域实现目标的关键。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指示其领导人确定、训练和准备作战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其他战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作战人员将被部署在哪里。伊斯兰国西非省继续为大撒哈拉伊斯兰国提供支持，就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宣传开展合作，并偶尔进行人员交流。

26. 伊斯兰国西非省和“博科圣地”之间的冲突似乎已经陷入僵局，双方都无法将对方赶出据点。尽管如此，“博科圣地”仍然活跃。该团体涉嫌于 6 月 29 日在博尔诺州 Gowza 实施了一系列由女性特工实施的自杀式袭击。他们还于 10 月 27 日袭击了位于乍得 Barkaram 的乍得军事基地，打死 40 名士兵。

27. 在“博科圣地”的不同派别中，Aliyu Ngulde 团体(未列名)努力与 Bakura Modou 团体(未列名)达成在乍得湖地区开展合作的协议。“博科圣地”的 Adamu Yunusa(别名 Adamu Sadiqu)派别以前在卡杜纳州的 Gwagwada 和尼日尔州的 Munya 附近活动，在安全行动增加以及与 Dogo Gide 领导的土匪发生冲突后，被赶出这些地区。据评估，他们分散到了尼日利亚卡杜纳州的 Birnin Gwari、Zamfara 州的 Tsafe 和卡齐纳州的 Dan Musa。

## 中部和南部非洲

28.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会员国评估认为，尽管“英勇”行动取得成功，但民主同盟军(CDe.001)仍有应对能力，有 800 至 1 300 名成年男性作战人员。自 7 月以来，民主同盟军发动了 120 次袭击，造成 300 名平民死亡，近几个月来死亡人数逐渐减少。

29. 民主同盟军的领导层位于伊图里省的曼巴萨县和伊鲁穆县(由 Seka Baluku(别名 Musa Baluku, CDi.036)和 Mzee Meyya 指挥)以及北基伍省的贝尼和卢贝罗(由 Ahmad Mahmood Hassan(别名 Abwakasi, CDi.040)指挥)。Abwakasi 的团体对最近的屠杀事件负有责任, 而且在推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团体声称负责的大多数情况源自其行动区内的袭击事件。

30.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乌国防军)联合部队打死 120 多名民主同盟军作战人员, 俘虏 80 人。8 月, 在一次联合行动中, 对大量人员死亡负有责任的民主同盟军资深指挥官 Amigo Kibirige 被击毙。7 月 8 日, 民主同盟军高级指挥官、民主同盟军领导人 Baluku 的随从参谋 Abdallah Litofe(别名 Toyo)在 4 名护卫的陪同下投降, 他们都住在 Baluku 的营地。

31. 民主同盟军的主要资助者 Abubakar Swalleh 在赞比亚被捕, 并被引渡到乌干达。7 月 8 日, 他被控“资助恐怖主义”和“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会员国指出, 他为转移可能已被用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坎帕拉三起自杀式爆炸事件的资金提供了便利。

32. 区域会员国估计, 在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 “先知的信徒”(未列名)有 200 至 300 名成年男性作战人员。自 6 月以来, “先知的信徒”在 Mucojo 和 Quiterajo 之间的德尔加杜角海岸以及 Catupa 森林保持了强大的存在, 且发动小规模袭击, 尽管袭击较为零星, 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很少。

33. 会员国报告称, 7 月和 8 月, 卢旺达国防军对 Macomia 进行了猛烈的空中轰炸, 导致“先知的信徒”大量人员伤亡。卢旺达作战直升机还袭击了“先知的信徒”在 Mucojo、沿海地区和 Catupa 森林的据点。尽管如此, “先知的信徒”作战人员继续在其各个据点发动小规模袭击。9 月, 对“先知的信徒”在 Messalo 河附近的基地进行了空中轰炸, 目的是将作战人员赶出位于 Catupa 森林、Mucojo 和 Quiterajo 的基地。

34. 会员国表示, “先知的信徒”由坦桑尼亚国民 Ulanga(又名 Abu Zainabo)领导, 他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 Faridi Suleiman Haruni(又名 Faride Suleimane Arune)则是该组织的行动领袖。

35. 会员国报告称, 粮食不安全是“先知的信徒”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饥饿现象普遍存在, 获得食物至关重要。会员国报告称, 自 7 月以来, “先知的信徒”作战人员为寻找补给猖狂发动粮食袭击, 似乎营养不良。该团体的过度抢劫, 加上其营地中的现实, 并不表明有现金流或对作战人员的物质支持。会员国评估认为, 这表明当地的资金大多是自筹的。

## 东非

36. 会员国评估认为, Abdul Qadir Mumin(未列名)仍是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 Al-Karrar 办事处的负责人。Mumin 从 Buur Dhexaad 的据点开展行动, 该据点是一个战略基地, 有天然洞穴和防御建筑, 可免遭空中和地面进攻。该基地也是该团体行动的指挥中心、高层领导的办公地点。

37. 2024年，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迅速增加，使该团体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招募活动针对区域会员国和也门，试图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纳入结构化的等级制度。会员国报告称，尽管该团体在招募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工作已经放缓，原因是难以将作战人员融入狭隘的部族结构、文化障碍和严峻的条件，导致持续的叛逃，限制了该团体的扩张。会员国还报告了在原籍国或过境国逮捕了一些人。

38. 自从在 5 月 31 日的空袭中幸存下来后，Mumin 已采取措施限制该团体受到不必要的外部关注，重新将工作重点放在通过加强其据点内的勒索活动来确保财务可持续性上。收入用于加强作战能力、采购先进武器和投资无人机。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行动能力已经发展，其标志是武器和技术的进步。该团体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有限的爆炸物部署，最近在 Tuurmasaale 和 Toga Jecceleed 地区进行了试验。据评估，该方案旨在制造自杀式无人机。

39. 会员国注意到，青年党的实力和地位保持不变。该团体以索马里联邦政府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部队为目标，并侵入邻国，沿亚丁湾和索马里沿海开展海盗行动。

40. 据观察，青年党正在发展与胡塞武装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描述为交易关系或机会主义关系，而非意识形态关系。一个会员国报告称，7 月和 9 月，青年党在索马里与胡塞武装代表至少举行了两次会议，他们在会上要求提供先进武器和训练。作为回报，青年党将增加亚丁湾内和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以货船为目标，扰乱船只航行，从被劫船只收取赎金。据报，在此期间，青年党从胡塞武装那里获得了一些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技术专门知识。

41. 武器继续从也门流入索马里境内青年党控制的地区。6 月至 9 月期间，青年党通过下谢贝利州的马尔卡和巴拉维港收到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其中一些武器仍留在下谢贝利州，另一些被运往海湾州。据评估，这些武器被用于 9 月和 11 月袭击下谢贝利州的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营地。

42. 青年党的年收入估计数有所增加，会员国报告的数额在 1 亿至 2 亿美元之间。青年党依靠其传统收入来源，包括在其控制地区发放车辆牌照和进行车辆登记。会员国指出，由于索马里联邦政府提高了财政警惕，也由于摩加迪沙内的商业场所必须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青年党从摩加迪沙获得的资金可能减少。然而，这并不影响其在其他地方征税的能力。据估计，青年党将约 70% 的收入用于行动，约 30% 用于投资。

## 北非

43. 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在北非的力量明显削弱，残余势力仅限于偏远地区。特定区域继续面临独特的威胁，需要持续施加反恐压力。

44. 在突尼斯，由于成功的反恐努力，威胁仍然很低。哈里发战士组织(未列名，不到 12 人)和 Ibn Nafi 旅残余分子(未列名，不到 36 名战士)被限制在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山区，作战能力极低。突尼斯安全部队在 Ra's Judayr 监视利比

亚-突尼斯边境，防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这些人员可能会利用非正常移民路线前往欧洲。尽管最近取得了成功，例如逮捕了哈里发战士组织领导人 **Mahmud al Salami**，但潜伏小组和返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能死灰复燃，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45. 在阿尔及利亚，安全局势保持稳定，恐怖活动极少。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继续衰弱，但仍有能力对安全部队使用简易爆炸装置。与利比亚、马里和尼日尔的边境漏洞百出，使威胁形势复杂化，滋生了同情者小组。

46. 摩洛哥安全部门警惕不断变化的威胁，打击针对公众人物和安全设施的独狼以及从事网上炸弹制造的极端分子。2024年，5个恐怖分子小组被捣毁，23人被捕，成功防止了袭击。

47. 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QDe.165)的行动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自 2023 年 2 月以来没有关于重大袭击的报告。它包括分散在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的小组中的 100 至 200 名作战人员，重点是后勤活动，如融资、武器贩运和将作战人员运送到萨赫勒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附属团体。伊黎伊斯兰国-利比亚还参与犯罪活动，包括走私武器、毒品和燃料，以及开采金矿。招募工作针对邻国国民，往往通过加密通信平台进行。10 月，利比亚有关部门逮捕了 2 名叙利亚国民，他们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转移资金，以便利作战人员从那里通过利比亚前往马里。

48.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继续利用利比亚作为作战人员、武器、资金和非法资源贸易的过境走廊，构成持续威胁。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在西南部活动，利用部落关系维持后勤和金融平台，特别是支持萨赫勒地区的附属团体。7 月，由一名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有联系的利比亚特工领导的小组被捣毁，该小组负责提供卫星通信系统和无线电设备。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不同，基地组织更有效地融入了当地部落，扩大了外联和影响。

49. 耶路撒冷支持者(未列名)因埃及的反恐努力而受到严重削弱，其作战能力仅限于西奈半岛。该组织寻求重建，同时避免与安全部队发生直接冲突。部队部署的增加、埃及军方领导的部落和解行动以及走私路线的中断进一步加剧了该团体的压力，导致叛逃和严重的资源短缺，包括用弹药换取食物。

## B. 伊拉克和黎凡特

5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威胁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可能产生严重的区域影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局势仍然动荡不定。沙姆解放组织<sup>2</sup>源于基地组织，已成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主要团体。经过 11 天的军事进攻，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一个联盟推翻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总统和政府，并于 12 月 8 日占领了首都大马士革。半岛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支持

<sup>2</sup>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

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青年党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等多个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以及塔利班事实上的当局都发表了对沙姆解放组织的贺词。

51. 沙姆解放组织攻势由其领导人 Ahmad Hussein al-Sharaa(被列名为 Abu Mohammed al-Jawlani(QDi.317))领导。这使得沙姆解放组织成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部分地区的影子当局。攻势由武装派别和联盟组成，其中一些只是与沙姆解放组织合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一个会员国指出，大马士革的主要部队来自该国南部，而不是沙姆解放组织的正式附属团体。会员国对在进攻期间获得多个军火库以及可能向恐怖分子转让先进武器表示关切。

52. 会员国对沙姆解放组织的兵力有各种看法，但大多数会员国估计有 25 000 至 30 000 名作战人员，并从阿勒颇和哈马的监狱招募了大量人员。虽然其领导层推行民族主义议程，但据报，近一半的沙姆解放组织部队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 Ansar al-Tawhid、Ahrar al-Sham、Nour al-Din al-Zanki 运动(未列名)和自由沙姆人运动(QDe.098)等派别中尤其如此；据了解，许多派别对平民和少数群体使用暴力战术。会员国注意到，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派别之间的流动性很高。一些会员国还认为，al-Jawlani 的领导方法在意识形态上是机会主义的，暴露了一种操纵叙事以保持相关性和权威性的倾向。

53. 沙姆解放组织还窝藏主要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QDe.088)，统一圣战营(QDe.168)，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来自中亚)、Katibat al-Ghoraba(由 Oumar Diaby(QDi.342)领导的讲法语作战人员)和高加索战士(来自北高加索)以及其他国籍的人员。其中一些派别可能会挑战沙姆解放组织的民族主义重点。会员国还注意到，沙姆解放组织过去统治伊德利卜的地区时推行严酷的治理制度，实施任意逮捕(见 S/2023/95，第 46 段)。共有 40 个被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团体或实体被指认与沙姆解放组织有关联。<sup>3</sup>

54. 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另一个附属团体“宗教捍卫军”(未列名)没有参加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攻势，但与伊斯兰辅士组织保持合作(见 S/2024/92，第 57 段)。一些会员国注意到，沙姆解放组织与宗教捍卫军之间偶尔有机会主义的合作，但没有系统的伙伴关系，沙姆解放组织过去逮捕过宗教捍卫军的一些成员。宗教捍卫军由 1 500 至 2 000 名作战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当地人和以作战经验和极端意识形态而闻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该组织面临领导层流失，包括 Abu-Abd al-Rahman al-Makki 于 8 月去世，他是排在领导人 Samir Hijazi 和 Sami al-Aridi(均未列名)之后第三重要的人物。宗教捍卫军更注重全球而不是当地的叙利亚议程，并保持对外行动的愿望。

55. 为了取得军事进展，沙姆解放组织依靠其“Al-Shaheen 旅”生产和部署先进无人机，利用了政府军无力应对这些战术的弱点。据报道，该旅由 300 至 350 名成员组成，他们将商用无人机改装成能够向敏感地点投掷爆炸物的武器，以及用于监视目的、配备屏幕和摄像头的先进无人机。其中包括重新利用捕获的

<sup>3</sup> 向委员会成员提供的信息。

无人机和定制开发的无人机。一个会员国指出，其中一些是在伊德利布省一个由沙姆解放组织运营的设施当地制造的。这表明沙姆解放组织的无人机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此前，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2023 年 10 月在霍姆斯举行的军事毕业典礼上造成 100 多人伤亡的袭击是由沙姆解放组织实施的(同上，第 55 段)。

56. 有两个会员国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将其大部分部队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总部设在阿富汗。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保持了其形象和实力，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 8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由于沙姆解放组织组织的军事攻势及其对大马士革的控制，其人数还有可能增加。这些成果可以提高其招募能力，包括在中亚提高其招募能力。尽管其总埃米尔 Abdul Haq(QDi.268)居住在喀布尔，但他仍然牢牢控制着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叙利亚派别。先前晋升的两名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副头目(见 S/2024/556，第 55 段)与当地领导人 Kaiwusair(未列名)建立了工作关系。一个会员国指出，Haq 指挥作战人员在阿富汗和中东之间频繁流动，但另一个会员国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阿富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旅行。

57.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会员国强调了与反恐压力减少、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各派别和结盟的反对派团体分化以及与其他部队特别是叙利亚民主力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这可能使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得以进一步重组，特别是在伊拉克边境进一步重组，从而可能成为招募外国恐怖分子的新中心。即使在反恐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表现出发展壮大的决心和激增袭击的能力。据报道，2024 年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的行动超过 400 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总兵力为 1 5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其中大多数(包括主要领导人)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8. 叙利亚巴迪亚是对外行动规划中心，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活动的关键地区，约有 300 名作战人员。联军的多次空袭扰乱了该团体的活动，造成 160 多名作战人员死亡。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其中包括 Abu Ali al-Shishani，他是将巴迪亚与欧洲网络连接起来的关键操作人员。

59. 会员国仍对被关押在营地和监狱中的数千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附属人员的命运感到关切，这些营地和监狱现在可能不太安全。在沙姆解放组织发动攻势后，一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特工于 11 月 30 日渗透到霍尔营地。他用十几岁的男孩取代了那里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让有经验的作战人员逃到巴迪亚。他还重新启动了含有女性的 Ansar al-Afifat 旅，该旅负责收集情报、训练年轻人开展行动、招募人员和管理资金。

60.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针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行动仍在继续，许多行动以代尔祖尔省的加油车为目标，通过勒索石油贸易商筹集资金。该团体还使用更复杂的方法进行攻击，包括使用车辆和个人携带的简易爆炸装置。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有资源和能力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转移这种装置，预计将试图利用不断变化的局势重新控制连接霍姆斯和代尔祖尔的主要公路沿线的叙利亚沙漠地区。

61. 会员国还强调指出，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企图利用加沙和以色列的区域冲突进行招募和袭击。未遂阴谋受到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宣传的启发，包括在土耳其挫败了针对官员、礼拜场所和大使馆的袭击。

62. Abdallah Makki Mosleh al-Rafi'i(别名 Abu Khadija al, 伊拉克人, 未列名)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一些会员国评价他履行了多项职能，包括各省总局局长和授权委员会主席。据评估，他在伊拉克安巴尔省。

63. 同样在伊拉克，伊拉克部队的反恐努力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结构，但该团体保持了开展行动和更换战地指挥官的能力。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失去了其 17 名行政和伊拉克分省领导人中的 9 名。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仍由 Jasim Khalaf al-Mazroui(别名 Abu Abdulqader, 未列名)领导。

64. 8 月 29 日，伊拉克-联军在安巴尔省西部 Rutbah 的联合行动对该团体造成了重大影响。联合行动袭击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四个藏身处、后勤和爆炸物制造基地，杀死了 14 名领导人，包括伊拉克副州长 Ahmed Hamid Hussein al-I'thawi。他在协助 Abu Khadija 与索马里境内的 Abdul Qadir Mumin 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角色随后由负责管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的资金和作战人员的 Abdul Ghani(未列名)担任。

65. 这次行动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给予伊拉克战地领导人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发动有限的袭击、通过经过审查的信使与高级领导人就紧急问题进行有限的沟通。它重新安置了关键小组和领导人，并通过限制通信和避免在关键地区附近使用电子设备来加强安全协议。

66. 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通过能够打了就跑的潜伏小组(主要在基尔库克和安巴尔周围的农村地区)、迫使当地人合作、维护媒体平台以及通过有组织犯罪筹集资金等方式构成威胁。

### C. 阿拉伯半岛

67. 自 2024 年 3 月担任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以来，Saad ben Atef al-Awlaki(也门人, 未列名)巩固了对该组织的控制。他利用强大的部落纽带，修复了与各族群的关系，特别是在阿比扬省和夏卜瓦省，并重新融入了其前任 Khaled Batarfi 的支持者。半岛基地组织大约有 2 000 至 3 000 名作战人员，其中包括熟练的爆炸物专家和无人机操作员。

68. 半岛基地组织的行动主要集中在也门境内，但它仍希望对外开展行动，包括在红海和亚丁湾开展海上行动。该团体的计划包括建立对战略基础设施的控制，一些会员国注意到其在南部海岸附近地区的重新定位。

6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半岛基地组织使用轻武器、爆炸物、当地组装的无人机和配有热成像摄像机的狙击步枪，对阿比扬省和夏卜瓦省的安全部队发动了 40 多次袭击。8 月 16 日在阿比扬发生的针对忠于国际公认政府的部队的自杀式

炸弹袭击，造成 16 名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这可能标志着 al-Awlaki 重新开始对坚固目标进行自杀式袭击。

70. 会员国报告称，尽管赛义夫·阿德尔之子 Khaled Zidane 于 2024 年 3 月去世，而且半岛基地组织与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有联系，但 al-Awlaki 可能仍与赛义夫·阿德尔保持联系。Al-Awlaki 还与半岛基地组织元老 Ibrahim al-Qosi(别名 Khubayb al-Sudani, 苏丹人)和 Ibrahim al-Banna(埃及人)(两人均未列名)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与赛义夫·阿德尔以及协商委员会的主要人物有联系。会员国注意到，al-Awlaki 与胡塞武装维持了持续三年的务实协议，该协议被描述为机会主义和交易性质。该协议包括互不侵犯、交换囚犯和武器转移。

71. 该团体继续发展其无人机能力，尽管无人机开发方面的关键人物 Hamza al-Mashdali 于 2024 年 6 月去世以及供应方面的挑战减少了使用量。半岛基地组织与索马里青年党保持联系，交换武器和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指出，半岛基地组织推出了一个通信应用程序，使其能够与青年党进行独家沟通，据报告，青年党向半岛基地组织派出了十几名特工，以获取行动专长和知识，包括无人机技术。

72. 半岛基地组织的媒体部门被许多人认为是基地组织最强大的部门，它利用包括加沙和以色列冲突在内的各种冲突，招募和煽动独狼发动袭击。它通过加密货币发起了一场捐款活动，声称支持巴勒斯坦人。它还发布材料，赞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结盟团体，祝贺沙姆解放组织取得军事成功，并哀悼宗教捍卫军领导层的损失。若干会员国注意到半岛基地组织越来越重视视频游戏，以影响儿童和年轻人。

73. 伊拉克和黎凡特-也门(伊黎伊斯兰国-也门, QDe.166)仍然处于被削弱状态，只有 100 至 150 名作战人员，但与索马里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后勤和财务联系。伊黎伊斯兰国-也门保留了经验丰富的媒体和宣传部门。一个会员国指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门在倡导将新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总领导人安置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区以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74. 在阿曼，3 名自我激进化的兄弟(阿曼人)于 7 月 15 日在马斯喀特的一个宗教仪式期间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附近开火。虽然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声称发动了袭击，但施害者在没有该团体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该区域其他会员国报告挫败了受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出版物煽动的个人所发起的袭击，特别是与加沙-以色列冲突有关的袭击。

## D. 欧洲

75. 该区域各国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评估为欧洲最大的外部恐怖主义威胁。挫败阴谋的频率越来越高，凸显了该团体在欧洲领土上实施高杀伤力袭击的决心和能力，这些袭击主要针对软目标和大批人群。

76. 强大的在线宣传工具增强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威胁，而使用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通用的俄语的远程后勤网络则为这一威胁提供了便

利。最近的逮捕行动证明，在欧洲有许多来自中亚和北高加索散居国外的具有合法居民身份的同情者，他们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特工在申根地区的重新安置提供便利，并为伺机采取行动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7 月，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的一次联合行动逮捕了 19 名参与金融活动和策划袭击的车臣和塔吉克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员。

77. 激进分子往往更年轻，有些是未成年人，他们通过在线加密信息发送平台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直接或间接联系。8 月，奥地利安全部门逮捕了一名 19 岁的北马其顿裔奥地利人，该人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特工有关联，且涉嫌策划在泰勒·斯威夫特维也纳演唱会期间发动袭击。7 月，法国安全部门逮捕了一名计划袭击圣艾蒂安一场奥运会足球比赛的 18 岁车臣人，他与在叙利亚巴迪亚活动的一名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车臣成员有关。

78. 2024 年，欧洲各国的安全部队开展了协调行动，摧毁了由 25 名以上未成年人组成的 4 个恐怖主义小组，这些未成年人在相同的虚拟团体中在线连接，他们正处于准备在几个欧洲城市同时实施袭击的最后阶段。

79.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参与有限，但 8 月 23 日在德国索林根发生的袭击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加沙和以色列冲突在欧洲引发的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的暴力浪潮的担忧。它是对极端脆弱的年轻人激进化的催化剂，他们对教义或理论叙述漠不关心，主要受到暴力的驱使。它通过在线平台大力宣传，并通过社交媒体算法得到放大。

80.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试图利用土耳其作为其在欧洲开展金融和业务活动的后勤和便利中心。土耳其安全部队保持了强大的反恐压力，成功地采取了行动，于 9 月逮捕 Viskhan Soltamatov(车臣人，未列名)。据报道，Soltamatov 是 2024 年 1 月伊斯坦布尔圣玛丽亚教堂袭击事件的主谋，他在 Abu Ali al-Shishani 的指示下，与叙利亚巴迪亚地区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中层领导协调行动(见第 59 段)。10 月，土耳其安全部门捣毁了一个存在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网络，该网络涉嫌向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提供行动和资金支持。

81. 调查表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欧洲和北非之间提供的便利相互关联。11 月，西班牙国家警察情报总局与摩洛哥领土监视总局合作，逮捕了 9 名计划在西班牙休达发动袭击并前往萨赫勒和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控制区的人员，其中一些人已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且有作战经验。该小组与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北非协助者网络有联系。

## E. 亚洲

### 中亚和南亚

82. 由于有 20 多个恐怖主义团体在阿富汗活动，会员国评估认为，来自该国的安全威胁是该区域内外不稳定的持续驱动因素。尽管恐怖主义组织丢失了地盘、

流失了中高层领导人物，但它们在阿富汗的存在对该国的稳定以及中亚和其他邻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

83. 尽管塔利班采取了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措施，但该团体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联合国、外国国民和驻阿富汗的国际代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该国的持续存在和活动反映了该团体对自己品牌(它将自己描绘为推动更广泛的呼罗珊)的意识形态承诺、其利用与特定群体关系的能力以及塔利班为消除它所做的无效努力。

84. 12 月 11 日，代理难民和遣返事务部长 Khalil Ahmed Haqqani(TAi.150)在一次自杀式爆炸中被炸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对此负责，这是塔利班接管以来事实上的内阁中最引人注目的伤亡事件。这证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蓄意企图通过暂时减少阿富汗境内影响巨大的袭击次数来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削弱塔利班提供安全保障的可信度。

85. 尽管为逮捕不忠诚的官员进行了突袭，但塔利班无法保护自己免受渗透和自身队伍中的腐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则从中受益。继 5 月 17 日在巴米扬发生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事件后，一个会员国报告称，臭名昭著的塔吉克族指挥官、巴米扬省塔利班情报总局局长 Mawlawi Nik Mohammad Aizaifa 参与了袭击。

86.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地位和实力保持不变(见 S/2024/556，第 74 段)，其副头目 Mawlawi Rajab(QDi.434)在阿富汗境内影响巨大的行动、包括自杀炸弹手的袭击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一个会员国指出，此人在库纳尔省，经常前往帕尔旺省和卡比萨省。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核心的关系通过 Tamim Ansar Al-Kurdi(未列名)领导的 Al-Siddiq 区域办事处得到维持(同上，第 75 段)。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领导人最近通知 Al-Kurdi，高加索省也将依赖 Al-Siddiq 办事处。

87.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建设其从阿富汗北部威胁中亚国家的能力。此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重点在该区域内外。该团体巩固了自己的支持基础，同时试图利用塔吉克族人对塔利班在北部省份统治的日益不满情绪。巴达赫尚省和昆都士省的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同情者和支持者人数大幅增加。尽管塔利班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施加压力，特别是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施加压力，但据报告，受罂粟种植禁令影响的农民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作战人员提供庇护，以示报复。

88.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该区域各地保持存在，而阿富汗仍然是其招募和提供便利的主要中心。该团体优先考虑作战人员进入该国。在这一过程中招募和使用中亚人，其中大多数是塔吉克人。新招募人员前往阿富汗的主要路线包括经土耳其的凡城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奥鲁米耶、马什哈德和扎黑丹进入阿富汗的赫拉特和尼姆鲁兹省。这些被招募的人员在巴达赫尚省 Yawan 区附近接受训练，那里有作战人员和自杀炸弹手的一处营地。在库纳尔省和努尔斯坦省设有训练营，里面有阿拉伯教员。Abu Ahmad al-Madani(伊拉克人，未列名)领导阿富汗东北部的对外行动分支。

89. 今年夏天，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遭受重大挫折，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挫败了其对外行动分支在巴基斯坦境内立足的企图，导致一些知名度很高的特工被捕。这些人包括 Adil Panjsheri(阿富汗人，未列名)、Abu Munzir(塔吉克人，未列名)和 Kaka Younis(乌兹别克人，未列名)，他们是作战人员和自杀炸弹手(包括参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克尔曼和莫斯科袭击的人员)招募、旅行和资助方面的核心人物。一个会员国报告称，该分支的关键成员、克尔曼袭击事件的主谋 Tariq Tajiki(阿富汗人，未列名)仍留在阿富汗。为了避免被发现和尽量减少逮捕，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领导层采用老式方法取代电子和互联网通信，通过信使网络传递指示、举行面对面会议。

90.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无法在印度发动大规模袭击。然而，其操纵者试图通过印度的支持者煽动独狼袭击。亲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 Al-Jauhar 媒体继续通过其出版物 *Serat ul-Haq* 传播反印度宣传。

91.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地位和实力保持不变(见 S/2024/556，第 79 段)。该团体试图加强与非源于阿富汗的区域恐怖主义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真主辅士团(未列名))的合作，以扩大其在邻国的存在。会员国认为，赛义夫·阿德尔重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存在并重新激活伊拉克、利比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欧洲的潜伏小组的战略，以表明该团体开展对外行动的更长期意图。Abu Hassan al-Waili 将 Hyas Masi Ullah(未列名)部署到库纳尔省，管理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流入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资金。

92. 塔利班维持了宽松环境，使基地组织得以巩固，藏身处和训练营遍布阿富汗各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继续对基地组织人员在该国的情况保持敏感。低调的成员在塔利班情报部门(情报总局)的保护下在喀布尔居民区(如 Qala-e-Fatullah、Shar-e-Naw 和 Wazir Akbar Khan)与家人一起居住，而高级领导人则被安置在喀布尔以外的农村地区(如萨尔普勒省偏远的 Bulghuli 村)、库纳尔省、加兹尼省、卢格尔省和瓦尔达克省。一些会员国指出，Hamza al Ghamdi(未列名)与家人一起住在喀布尔高度安全的 Shashdarak 地区。塔利班将 Abu Ikhlās Al-Masri(未列名)转移到喀布尔 Afshar 居民区一个高度安全的大院，该大院是塔利班部队的训练中心。

93.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阿富汗的地位和实力没有改变(同上，第 81 段)。然而，该运动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野心和规模都大幅增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包括从阿富汗领土发动的袭击超过 600 起。塔利班继续向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提供后勤和行动空间以及资金支持。一个会员国指出，Noor Wali Masoud(QDi.427)的家人每月收到 300 万阿富汗尼(约 43 000 美元)。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库纳尔省、楠格哈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蒂卡省(巴马尔省)建立了新的训练中心，同时加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干部内部的招募工作，包括从阿富汗塔利班招募干部。

94.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阿富汗塔利班和印度次大陆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未列名)之间加强了协作，打着巴基斯坦圣战组织(未列名)的旗号发动袭击。如果这些团体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在提供自杀炸弹手和作战人员

以及意识形态指导方面享有更多便利，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就可能会变成区域外威胁，成为在该区域活动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的保护伞组织。

95. 据估计，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阿富汗的兵力从几十人到 500 人不等。一些会员国报告称，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真主辅士团保持联系，共用在巴尔赫、巴达赫尚、昆都士、喀布尔和巴格兰省的地方总部和训练营，进一步加强其区域联系和影响力。这是阿富汗塔利班施加压力造成的(同上，第 84 段)。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试图通过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招募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包括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成员。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加速向阿富汗北部地区扩张，塔利班动员了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真主辅士团等恐怖主义团体与他们作战。

96. 俾路支解放军(未列名)声称，马吉德旅(未列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动了几次伤亡惨重的袭击。马吉德旅的队伍中有女性，在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包括 Awaran、Panjgur 和 Dalbandin)开展行动。两个会员国报告称，马吉德旅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保持联系，包括在其阿富汗行动基地与后者开展合作。其他一些会员国评估认为，没有足够的信息表明马吉德旅符合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下的列名标准。

97. 真主辅士团在霍斯特省有基地组织工程师和武器教官的训练营，还有一个位于塔哈尔省 Kalafgan 区用于训练中亚和阿拉伯作战人员的特别军事中心。该团体在昆都士省 Imam Sahib 区建立了“安萨尔”部队，以渗透边境地区。塔利班在巴达赫尚省 Fayz Abad 部署了一支来自拉什卡民兵烈士营的自杀炸弹手部队，与真主辅士团和基地组织作战人员一起，利用他们开展打击反塔利班抵抗阵线的行动。

## 东南亚

98. 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程度仍然较低，但持续存在。该区域恐怖主义的驱动因素主要与地方议程和不满情绪有关，而不是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全球意识形态有关。注意到年轻人在网上自我激进化的现象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从激进化到激活的酝酿期越来越短。

99. 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分支(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QDe.169，别名伊斯兰国东亚分部)是该区域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目前在菲律宾南部仍有不到 100 名作战人员，除了低级别成员投降外，其在该地区的活动微乎其微。菲律宾安全部门有效遏制了这一威胁，但人们仍然担心，关注其他区域安全挑战可能会转移资源，使其死灰复燃。伊黎伊斯兰国-东南亚领导人 Abu Zacharia 于 2023 年 6 月在马拉维被杀，目前尚未宣布接替他的人。据评估，Abu Turaife(未列名)仍是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派(邦伊战士，未列名)的领导人。虽然邦伊战士进行了几次袭击，但其 90 名成员投降，其他人被捕，进一步削弱了其能力。同样在菲律

宾，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受到严重削弱，其在苏禄省的剩余部队更像是一个犯罪集团。

100. 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祈祷团(QDe.092)领导人于 6 月 30 日宣布解散该组织。其大力开展外展工作，敦促追随者交出武器；据报道，伊斯兰祈祷团 6 000 名成员中的大多数支持这一决定。虽然心怀不满的人员可以加入区域小派别，但大多数会员国认为这一举措是真诚的，但告诫说，落实这一决定需要一些时间。

101. 反恐压力依然很大。8 月，一次针对教堂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被挫败，17 人被控拥有爆炸物、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教材，并在教皇方济各 9 月访问期间在社交网络上散布威胁。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营地遣返的印度尼西亚公民(估计有 700 至 800 人)以及监狱中的激进化和累犯率，都构成了潜在的更长期威胁。

### 三. 影响评估

####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和 2462(2019)号决议

102. 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体尽管面临持续的反恐压力，但仍保留了获得收入的渠道。

103.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核心保留了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获得现金储备的渠道，但估计数额减少到约 1 000 万美元。虽然据报一些区域办事处有大约 200 万美元的储备金，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对附属团体的指示是利用自己的收入来源自力更生。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传统据点的储备金和创收能力的损失与其非洲分支机构(主要是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的分支机构)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104. 绑架勒索、敲诈勒索、向当地族群征税、开采自然资源和偷盗等传统筹款方式占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其附属团体也从天课、富有的捐赠方和企业主那里获得资金。恐怖主义团体在利用当地资源和与有组织犯罪网络合作或使用其战术方面仍然具有适应性和机会主义性质。例如，一个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联的走私网络在人口走私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协助者 Adam Khamirzaev(未列名)的指导下，为土耳其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成员提供行政和后勤援助。

105. 会员国指出，在乍得湖流域，偷牛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创收方法，一些被盗牲畜在当地市场出售。据报，“博科圣地”每 120 头牛收取 4 至 5 头天课，而牧民进入牧场每头牛收取 5 000 至 30 000 奈拉，每头绵羊或山羊收取 2 000 至 10 000 奈拉。这些收费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资金需要进行调整。据报告，“博科圣地”还冒险出售废金属-废铁售价为每吨 450 000 奈拉，而废铝售价为每吨 650 000 奈拉。此外，会员国注意到该区域的恐怖主义团体利用货币兑换业务洗钱。

106. 会员国报告称，在索马里南部，青年党对牧民征收天课税，要求每拥有 20 头骆驼缴纳 1 头天课税。为了通过青年党检查站，批发商店、零售商店、小型卡

车和大型卡车每月分别缴税 120 至 160 美元、60 至 100 美元、180 美元、260 美元。部族长老每月需缴纳 15 000 至 20 000 美元。与此同时，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专注于敲诈勒索，通过对博萨索和摩加迪沙等港口的企业征税来创收。

107. 半岛基地组织继续面临资金困难，工资被推迟发放。半岛基地组织虽然主要依靠绑架勒索，但通过房地产和汽车交易等商业活动以及武器贩运和伪造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108. 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越来越依赖有组织犯罪战术，针对偏远地区的工厂主和牧羊人，要求其交钱，如每拥有 100 头牛缴纳 400 美元。

109.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从通过绑架和勒索创收转向通过捐款筹款，主要使用加密货币(同上，第 96 段)转移数万美元。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通过 al-Siddiq 办事处获得资金；Qari Rafi Ullah(阿富汗人，未列名)管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阿富汗的资金。相同的快速响应码(QR 码)和虚拟地址得到重复使用，表明了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对加密货币的信心程度以及加密货币的易用性。

110. 会员国认为，匿名增强型加密货币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方面最重大的挑战。一些会员国已经打击了加密货币交易。2024 年，土耳其开展行动，逮捕了 80 多人，缴获了 68 万多美元，包括缴获了虚拟冷钱包。

##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报告具体事件。目前尚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是否仍能取得藏匿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文物，该团体未来可能会试图从中创收。不过，会员国指出，恐怖主义团体可能会继续利用文化遗产，不仅出售文化遗产，还就发放挖掘许可收取“税款”。

##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12. 会员国继续观察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不断前往世界各地加入恐怖主义团体。没有哪一个战区能吸引大多数作战人员。仍有报告称，有少量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不断流入阿富汗，他们主要来自中亚和中东。一个会员国估计，有 25 至 30 名来自中东的作战人员前往阿富汗库纳尔省加入基地组织卡提巴·奥马尔·法鲁克团体。

113. 据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索马里的兵力几乎有一半是由来自一系列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提供的。与此同时，青年党似乎不再优先考虑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尽管其中一些人在该组织内发挥了关键作用。使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可以加强能力，但也给各团体带来后勤挑战：一个会员国指出，他们经常不得不使用口译员进行沟通。

11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营地和监狱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关于营地人数的数据不确定，但大多数人估计仅在霍尔就有 35 000 至 40 000 人。大多数人来自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但据说约有 10%是外国人。仍有许多关于

营地内进行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关的灌输和训练的报告。11月，在营地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缴获了大量武器，包括炸弹和地雷以及电子通信设备。此外，据一个会员国称，据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拘留中心关押了多达 15 000 名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有关联的人。如前几次报告所述，没有连贯一致的国际方案来遣返这些设施中的被拘留者并使其重返社会。

115.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继续优先设法释放战斗年龄的男性囚犯。如果成功，这将补充其队伍，增强其能力。例如，8月，5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拉卡拘留所逃脱(2人被重新抓获)。有未经证实的报道，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已经试图利用大马士革政府更迭的机会，从营地和拘留设施释放更多的作战人员。

116. 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有可能利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动荡局势，包括可能从营地和拘留设施释放其作战人员，这构成了重大威胁。释放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也会对该区域以外构成威胁。

## 四. 制裁措施的执行

117. 监测组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切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措施执行乏力的问题，包括会员国没有向委员会充分报告。监测组欢迎并寻求机会加强对制裁制度的了解，促进更有效的执行。

118. 安全理事会第 2734(2024)号决议鼓励所有会员国更积极地提交关于支持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的个人和实体的列名请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会员国提交了 6 份将个人列名的请求。2024 年没有增加新的个人或实体，有两个名字被除名。

### A. 旅行禁令

1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没有接到旅行禁令豁免请求，也没有收到会员国提供的关于被指认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试图旅行或被拦截的信息。

120. 会员国对缺乏身份识别信息、姓名可能拼写错误、缺乏生物识别信息以及一些国家不愿分享有关被列名个人的信息等情况依然表示关切。会员国指出，在确保生物特征数据收集系统与各国监测清单以及预报旅客资料和旅客姓名记录可交互操作、从而拦截名单所列人员的旅行企图方面一直存在挑战和费用。此外，在收集或获取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以及可能返回或转移到其他地区的人员的生物特征数据方面，会员国面临挑战。监测组已与会员国接触，改进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条目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并提供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的链接。

121. 会员国继续强调名单所列个人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利用阿富汗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发给他们的合法旅行证件开展旅行的风险。会员国注意到，在阿富汗开展行动的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成员被贴上难民的标签，从事实上的代理内政部领取阿富汗护照和国民身份证件(身份证)，使他们有可能渗透到邻国。

## B. 资产冻结

1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从一个会员国收到关于根据第 2734(2024)号决议和相关决议冻结资产的资料，表明在其管辖范围内冻结的资产总值约为 865 000 美元，这些资产与被列名个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账户相关，或与被列名个人为受益所有人的账户相关。其他会员国可继续努力提供类似数据或更新仍被冻结资产的估计数。

123. 一些会员国对资产冻结措施的适用提出了问题，特别是在查明的资金或资产由被指认个人或实体控制的情况下提出了问题，或对包括法人所有权结构在内的受益所有人的识别提出了问题。

12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收到了 4 项资产冻结豁免请求，其中 3 项涉及基本费用，1 项涉及特别费用，均获得批准。

## C. 武器禁运

125. 反恐行动捣毁了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在伊拉克开发和制造武器的工作。8 月 29 日，在安巴尔省西部开展的一次伊拉克-联军联合行动消灭了 Abu-Ali al-Tunisi，此人负责监督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武器开发，包括以前的化学武器生产工作。最近，他被确定为无人机专家，专注于开发和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和监视。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的行动依赖间接瞄准射击战术，包括使用迫击炮弹、狙击步枪和简易爆炸装置。

126. 近一年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没有遭遇任何民主同盟军爆炸，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也急剧下降。会员国认为，其原因是：成功中断爆炸物和雷管原材料的供应网络以及来自联合军事行动的压力，迫使民主同盟军定期流动，使其难以建立用于制造爆炸装置的实验室。因此，民主同盟军重点加强其设计自杀式无人机的无人机能力。8 月 24 日，民主同盟军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一个营地派出了一架经过改装的带有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在接近营地时，这架无人机被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击落，落在营地附近。所附装置未能引爆。

127. 在第三十三次报告(S/2024/92，第 7 段)中，会员国强调，有必要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下被指认恐怖主义团体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野心保持警惕。一些会员国以前曾对此提出关切。一个会员国报告称，2024 年 11 月，沙姆解放组织在第三方援助下开展了关于使用化学武器制剂的训练；监测组无法证实训练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种可能不遵守第 2734(2024)号决议规定的措施的情况需要与会员国进一步接触，使监测组能够收集信息，从而可能进一步提出报告。

128. 两个会员国报告称，派往伊德利卜的外国专家向沙姆解放组织提供了无人机能力。一个会员国指出，最近于 10 月 15 日进行的一次访问交付了 75 架无人机并提供了训练。该会员国报告称，8 名专业工程师和情报官员陪同进行无人机

交付。一个会员国报告称，沙姆解放组织在伊德利卜拥有一家无人机制造厂，其中有外国专家。

129. 在阿富汗，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真主辅士团)继续能够获得从前阿富汗国民军缴获的、由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塔利班转交他们的或从黑市购买的武器。一个会员国报告称，在阿富汗境内的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拥有反坦克导弹，包括 BGM-71 陶式导弹。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据报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猎鹰”无人机中队与沙姆解放组织一起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了活跃空袭，因此一个会员国也报告了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获得无人机的情况。然而，另一位会员国说，没有迹象表明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能够获得无人机等先进武器或有能力制造这些武器。

## 五. 建议

130. 鉴于人们越来越担心被指认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可能试图使用合法旅行证件旅行，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必须控制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迁移者和被列名个人的国际旅行，并强调生物鉴别信息对于阻止企图开展的旅行特别是那些使用被盗、伪造或篡改的旅行证件进行旅行的人企图开展的旅行的相关性。根据第 2396(2017)号决议，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根据本国立法和国际人权法，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现有的国际生物鉴别数据，特别是被列名个人的高质量照片和指纹，并敦促它们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国际数据库，包括国际刑警组织被盗和遗失旅行和身份证件数据库，以加强制裁的实施。

131. 鉴于恐怖主义团体通过使用替代互联网平台和加密聊天应用程序对年轻人和未成年人进行网上激进化和招募的风险越来越大，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必须加强预防工作，以消除导致年轻人中助长恐怖主义的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抬头的条件和因素。监测组欢迎委员会在请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方面提供支持，前提是能够获得资金。

132. 鉴于目前存在被指认列入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利用规避制裁技巧破坏筛查控制和逃避实施资产冻结的风险，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在更新的标准列名表格中提供详细的财务信息，特别是关于最终受益人身份、在金融交易中使用加密货币以及与高风险管辖区联系的信息。

133. 鉴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越来越多地使用加密货币、特别是匿名增强型加密货币，监测组重申其建议(见 S/2024/556, 第 119 段)，即，委员会应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分享与被列名实体有关的数字钱包地址的相关信息，同时注意到更新的标准列名表格包括在“已知资产”类别下任何与拟议名称相关的虚拟资产或加密钱包地址。

## 六.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34.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4 年 6 月 21 日至 12 月 13 日。

135. 监测组感谢会员国支持和参与编写本报告。

136. 然而，日益严重的资金约束限制了监测组的差旅。因此，监测组严重依赖会员国提供的书面材料。

137. 很难获得有关与特定团体结盟的作战人员数量的可靠数据。本报告中使用数字要么反映了会员国的共识，要么代表了合理的观点范围。监测组尽可能对所有信息进行三方验证。

138.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mailto:1267mt@un.org) 提供反馈意见。

---